

农民史
农家



逼命的地租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農 民 家 史

逼 命 的 地 租

本 社 選 編

農 村 讀 物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・北京

運命的地租

本社选編 张白羽 插图
石丙春

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）

（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13号）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1 \frac{1}{2}$ · 字数 25,000

1965年6月第1版 · 196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数 000,001 - 550,000

統一书号: T 3168 · 27

定价: (二) 一角一分

編 者 的 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剥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計劃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剥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編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們非常感謝。

五、选編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們水平不高，經驗不足，缺点錯誤一定是不不少的，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意見。

农民家史

阎王债

逼命的地租

含泪闯关东

长工苦

抓丁仇

万恶的族权

打不赢的官司

夺地

三辈创业记

难过的年关

农村读物出版社选编

统一书号：T3168·27

定 价： 0.11 元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地租重如山	(3)
佃戶的仇恨	(11)
逼命的地租	(27)
三代苦難	(33)

編 者 的 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剥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計劃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剥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編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們非常感謝。

五、选編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們水平不高，經驗不足，缺点錯誤一定是不不少的，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意見。

地租重如山

从前有句民謠：“农民身上两把刀，租米重，利錢高。”真是一点不假。在旧社会，我家就是被这两把刀逼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門。

涨 租

我現在是辽宁省复县松树公社茶条房大队的社員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，便跟着爹媽搬到了呂家沟。我家一直租种忠和堂大地主王书林的五亩地。这点地一年只能打三四石粮，可是租子却要了两石，为了糊口，一家大小只得拚命苦干。沒有牛犂就用鋤头刨，沒有車就用肩膀挑。肩上磨出了紫泡，汗水順着脖子往下流也不敢放下粪担。体弱多病的母亲，順道拣石头，生怕碰着我爹和我的脚，因为我們总是赤着脚干活。春天一解冻，全家老幼就起早貪黑地扛着鋤头，拿着铁鍬，在偏坡六棱的沟帮上开荒，刨一下，当唧一声。不分寒冬、酷夏，也不管肚子餓、头发暈，鋤头总是不离手。有一次，十八岁的二姐赤脚开荒，脚碰得鮮血直流，疼的她干一气，哭一气。就这样經過十多年不分黑夜白天的劳动，我們一家才开出了六亩荒地，买了一头小牛，日子才松快了一点儿。

这时候，我已經二十七岁了。这一年秋天，庄稼收成还不

錯，一家人正在高兴地吃午飯，忽然地主打发人把我叫走了。

忠和堂大地主王书林，是当地出名的大恶霸。每年雇用的伙計不算，光給他种田的佃戶就有二十多家。头年王书林得病死了，又找了个管家于宝学。这小子比王书林还狠毒。附近的人当面称他“于先生”，背后都叫他于坏蛋。

我进了忠和堂的院子，只見厢房里十四五個佃戶，有的昂着头，气哼哼地瞪着牆皮不說話；有的蹲在屋角下愁容滿面，唉声叹气。于坏蛋坐在桌子前面，面色灰嗆嗆的。我忙問：“什么事，于先生？”

于坏蛋瞪了我一眼，拿起算盘拨拉几下，一撻說：“今年你們租子四石三，知道嗎？”

我一听火窜头頂，便反問他：“地租不是早就定下了么？怎么到秋后又变卦了呢？再說，从古至今也沒有这个时候涨租的呀！”

于坏蛋把三角眼一瞪，冷笑道：“东家的地願什么时候涨租就什么时候涨。不願种可以，有的是种的！”

“一共才五亩地就要四石三斗租子，都給了你們也不够呀！”

“五亩地？”于坏蛋笑了两声說：“几亩地你心里明白！你們开的那些荒地就不打粮啦？”

我說：“那荒地是我們自己开的，怎能算东家的地！”

这工夫，躺在炕上抽大烟的、王书林的叔叔王希朋一下子跳起来說：“你們随便开地还有理啦！地皮是你們的嗎？把地契拿出来給我看！”

听了他的話，我气得肺都快炸了，但是在那个时代，穷人

有理也白搭，我只好說：“回去跟我爹商量商量！”于坏蛋說：“告訴你老子，明天就来交租！晚了我們就抽地！”

我回到家里一說，真象个晴空劈雷，震得一家人再沒有心思吃飯了。依着我的意思，这份地就不种了。可是爹說：“不种咱吃什么！”

父亲是个經得多、見得广的老人，从我記事那天起，父亲已經換了五个东家，搬了五个地方。但任何一个东家，任何一个地方，都一样剝削压迫穷人。最后全家核計是火坑也得往里跳，地还是得种。就又向地主去求情，不知說了多少好話，才把四石三的租子改成三石五。

租子涨了，家里的生活更沒法儿过了，爹和媽赶紧打发两个姐姐出了門子，我除了种自己的地，还要隔三接五地到地主家扛活做月。不久，媽媽經不住生活的煎熬，就含悲飲恨地死去了。

夺 牛

几年过去了，幸亏雨水調和，加上我們一家老幼的穷奔苦熬的劳动，才勉强过上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。但是，到了一九四一年，天气干旱的厉害，我家又遭到了灾难。这年秋后，地里打的粮食不够往年的一半，可是于坏蛋照样押着两辆大車来收租。我哀求他說：“于先生，今年旱瞎了，租子不能按数交了。”于坏蛋說：“少廢話！”說着就叫伙計用自带的大斗，一斗一斗地往口袋里装，装到三石时，囤子光了，于坏蛋問：“缺的五斗怎么办？”

我又气又痛，說：“穷，穷个干淨！”說着就到屋里把囤底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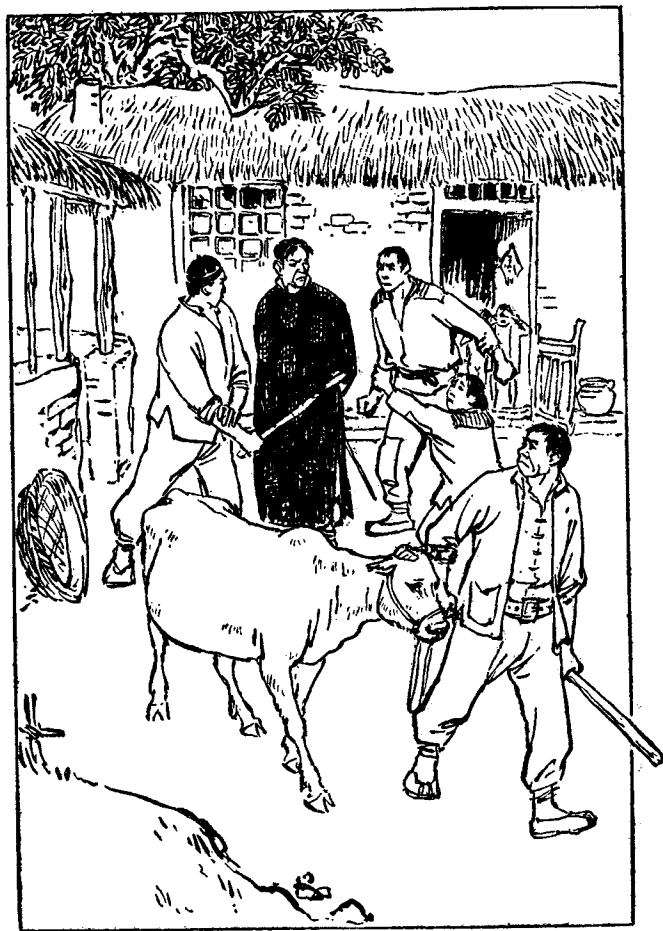
了又扫。一个囤底再扫也扫不出五斗粮呀！最后好歹装满了一斗给了他。于坏蛋冷笑着說：“下剩四斗給你記上賬啦！”

粮，一粒沒剩，全部拉走了。往后日子可怎么过呢？我象釘在地上似的一动也不动。年老的父亲看着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打下的粮食全給地主拿光了，心里非常难过，躺在炕上不說話，也不願吃飯，又加上有病，这年腊月十九就死去了。父亲这一死，我家的生活更加貧困了。为了活下去，我被迫又向地主借了一石三斗粮。这一借不要紧，我就象叫毒蛇纏住了似的，怎么抖擻也抖擻不下来了，直到第二年新粮下来也沒还上。

轉年秋天，我在外边听別人說：在很远很远的南方，有一帮人叫“均产党”，他們打地主，分土地，房子和东西也分給穷人。我心里很高兴。第二天吃早飯的时候，就讲給一家老少听，三个不滿十岁的孩子听見了，拉着我的手，嚷着要我把家搬到那儿去。我們正談得起劲，忽听外面有人喊：“侯万順在家嗎？”我忙收起了笑容，赶出去。一看是地主儿子王少武，他手提大棒，后边还跟着两个打手，气势汹汹地走进院来。我知道事情不妙，赶忙迎上去說道：“少东家，进屋坐。”

地主阶级真是一輩比一輩狠，一輩比一輩毒，王少武一走进门，便指着我的鼻子喊道：“你欠的債，如今錢不到，人也不到，你想怎么的，嗯？”

我压住了心头怒火，忙說：“少东家，別这样，不看別的，还得看看我家这些孩子！”炕上的三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，都赤身露体，围着一床又小又破的褥子，吓得死死盯着地下拿棒子的三个凶神恶鬼，誰也不敢哭叫一声。两个打手在屋子里又捅又翻，弄得到处乱七八糟，也沒找到一点值錢的东西。最



王少武走出門口，往牛棚里一指說：“把牛赶走！”

后王少武走出門口，往牛棚里一指說：“把牛赶走！”

牛，这是我家的命根子啊！夺走牛就是夺走我們的性命啊！我急忙过去夺繩。王少武上来就把我推了个大跟头。我妻子赶出来向他哀求也不行。他們搶的搶，夺的夺，把牛赶出了大門。我見牛被搶走，也真急了，瞪着眼对王少武說：“王少武，你太欺压人了，連口气都不讓我們喘啊！”王少武得意洋洋地說：“让你们喘气？你要喘了气我們喝西北风去？”就这样，才一年多的時間，地主的馱打滾利，又把我家的牛給夺走了。王少武走了以后，我觉得他欺人太甚了，决心要去告他。

邻居們听說我要告王少武，都来劝我說：“算了吧，这个世道你和有錢人打官司，那不是鸡蛋碰石头！王少武又会說鬼子話，到衙門口象走平道一样。俗話說得好：衙門口朝南开，有理无錢別进来。”

我听了这些話，难受得眼睛都直了。心想：这是什么世道，穷人哪天才不受有錢人的欺負啊！这时，十三岁的大儿子，拉着我的手說：“爹，咱找‘均产党’去！”儿子的話，使我滿腹无处訴的冤气，消了一半，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心窝，我想，要真的找到“均产党”就好了。

坐 牢

一九四五年秋，日本鬼子倒台了，“均产党”也真的来了，但是不叫均产党，而是叫共产党、八路军。共产党来了以后，区里的曹区长召开穷哥們会，給大家讲開革命的道理，我会会不漏，句句記在心里，越听越高兴，越听越有劲。后来大伙又

选我当村长，领着穷哥们清算了地主，分了青苗。我那头被地主夺去的大牛虽然卖了，也清算回来两石粮。

共产党领导农民斗地主，分土地，打倒封建剥削；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一心要打内战，消灭共产党，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。一九四六年冬，地主依靠国民党的势力又凶起来了，到处反攻倒算，捕抓革命干部。可是这回我没害怕，我决心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。这一天，是腊月二十八，我手提粪筐，刚要走，却被两个便衣特务抓住了。先是押到伪屯长家逼问，我一口一个不知道。两个特务用筷子夹我的手，打得我鲜血从两个嘴角直流，但是我什么也不说。后来又被押到监狱里。一个只能坐十六个人的小屋，放进四十个人，排着两行，肩对肩，腿插腿，谁一站起来，再要坐下去就费老劲了。

我住了七十天的监牢，被审讯了四次。每次国民党的审讯官都是拍着桌子问：“你们都谁算账来？”不管国民党怎么凶，我始终是那么一句话：“不知道”。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会轻饶我，每次都把我打得皮开肉烂。

有一次，他们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要东家的大牛？”我理直气壮地说：“那是我家的大牛，怎么不要！”

国民党审讯官冷笑了两声说：“岂有此理，哪有有钱人去要饭的筐里拿饼子吃的！”

我又顶了一句：“有钱人才不干人事哩！”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啪啪又是一阵皮带，打够了才不耐烦地说：“带下去！”

可是就在这工夫，辽南形势变化了，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解放军打败了，当官的只顾逃跑，无心再审问犯人，才把我释放出来。

我出了牢獄，已被折磨得不象人樣了。家里被国民党和地主遭害的也是要啥沒啥，清算回来的两石粮食，也叫地主給反攻倒算回去了。

新 生

天变了，共产党第二次来了。斗地主、打恶霸，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。于坏蛋被定为坏分子，斗争后交给群众管制。王少武当时虽然跑了，可是一九五一年“鎮反”时，又被人民政府从沈阳抓回来，依法判处了无期徒刑。

我家几輩子的苦水倒淨了，分回来一头大牛，原住的地主三間房子也分给了我，原来租的五亩地和六亩开荒地也还了家。我怎能不感謝共产党，怎能不感謝毛主席！

但是，階級敌人并沒死心，他們总还想重新騎到我們头上來。因此，为了保卫我們的江山，在一九五四年扩軍时，我就叫大儿子參了軍。現在除大儿子在外边，家里有八口人，四个劳动力，生活过得很好。生产队看我年齡大了，身体又不太好，总不叫我干累活，可是我閑不住，并且常跟他們說：“一想旧社会受的那份罪，一对照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不但不感觉累，有时还感觉劲使不完呢！

侯万順 口述

葛仁明 整理

选自辽宁省《复县家史选》